



马季
●
著

有限的完美

『新实力』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



一篇散文，一片关爱，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一串足迹，一次心灵的旅行
一篇散文，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一种演绎，一方人生的舞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马
季
●
著

有限的完美

『新实力』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限的完美/马季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511-2786-8

I. ①有… II. ①马…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8128号

书 名: 有限的完美
著 者: 马 季

责任编辑: 梁东方 韩 松

责任校对: 李 伟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50×94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786-8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长篇一线天】

002 诗性升华的原乡意识

——莫言小说艺术论

017 自然是文学最适宜的表达

——胡冬林《野猪王》的生态写作价值

030 真情与温暖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评范小青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

033 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琥珀

——评黄蓓佳长篇小说《所有的》

035 完美爱情的另一种抒写

——读蒋韵长篇小说《隐秘盛开》

038 倾听黑白的撞击之声

——评储福金长篇小说《黑白》

001

目
录

042 神话与现实汇聚而成的生命洪流

——评红柯长篇小说新作《乌尔禾》

048 找到自己的叙事路径

——读董立勃长篇小说《信风》

050 打开人伦中的缓冲地带

——评里程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

053 东张西望，一直往前

——读朱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

056 小人物是时代鲜活的细胞

——评叶弥长篇小说《美哉少年》

058 夜照亮了夜

——评长篇小说《沙床》《白云千里万里》

060 心比天高的青春

——读姚鄂梅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

063 夹缝外的溪流

——评李师江长篇小说《福寿春》

071 追寻我们的生存理由

——评李凤群长篇小说《背道而驰》

073 幌子之下的心灵世界

——读陈继明长篇小说《权欲无间》

075 拓宽小说的宽度

——读冉正万长篇小说《银鱼来》

077 讲述我们共同的沧桑

——读八爪夜叉长篇小说《唉，我的沧桑 50 年》

079 历史小说的探索之路

——评酒徒长篇小说《盛唐烟云》

083 人生体验和生命意识

——读柳暗花溟长篇小说《涩女日记》

087 从叙事之思到阅读之诱

——读十四夜长篇小说《醉玲珑》《归离》

091 重新学会热爱生活

——读刘虹长篇小说《后宫》

094 阳光与暗影的较量

——读董新建长篇小说《生死一线间》

096 疼感·忧伤·反思

——读叶炜长篇小说《富矿》

【散论中短篇】

100 现实对应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对陈武中篇小说《支前》的一点认识

104 激情飞扬的西部牧歌

——评红柯中篇小说《老师，您好》

106 一个过客对大山的领悟

——读谢友鄯短篇小说《大山藏不住》

- 108 新世纪文学，以徐则臣为例
- 111 现实土壤中的奇异花朵
——简评盛可以的小说创作
- 114 对欲望细部的深入把握
——评金仁顺小说《人说海边好风光》
- 116 父亲的责任与男人的理想
——解析中篇小说《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
- 121 捕捉秩序之外的人生意义
——读东紫小说集《天涯近》
- 124 绚丽的自然之音
——评姝娟中篇小说《虎针》
- 126 真正需要的是自我竞赛
——青年作家葛亮印象
- 128 被剪辑出来的他者
——张好好小说印象
- 130 回归与超越的心灵旅程
——读张好好小说《蝴蝶花》
- 133 短篇小说的意思与意义
——兼谈青年作家郑小驴的短篇小说
- 136 镜不能自照，剑不能自击
——谈杨莹莹的短篇小说
- 139 童年记忆的两种方式
——评短篇小说《棉花糖》《找不着自己脚印的人》

- 141 挖掘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
——评中篇小说《哈瓦那》《女朋友》
- 143 趣味来自生活本身
——评短篇小说《手机》《烟头》
- 145 找寻生活的漩涡
——读楚子短篇小说

【短见或短剑】

- 148 谁来揭开我们内心的盖头
——对当前小说创作的一些思考
- 154 中国当代文学何为
- 159 网络时代的文学变革
——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的对话
- 164 当下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前景
——和鲁院网络作家班学员谈创作
- 175 小说选择了他们
- 178 新世纪文学的可能性
- 183 “打工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
- 189 小说的尴尬处境
- 191 日常习惯下的写作
- 193 “80后”“90后”作家并非脱离传统的一代

195 搭建新的文学对话平台

198 曾经的运动，如今的恶搞

——说说诗歌在中国的可能性

200 从人出发，再回到人

202 “中国文学世界化”之我见

204 融合之路

206 有限的完美

208 你找到我了吗

210 仰望文学的壮美星空

212 不要放弃你的向往

215 西方古典文学中的两性话题

223 中等收入者的画像

225 “文学群体”与“新文学社群”

228 后 记



长篇一线天

诗性升华的原乡意识

——莫言小说艺术论

序 篇

莫言的小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把读者带入如梦似幻的情景当中，然而，又能使人不知不觉触摸到那个梦幻——从而呈现出艺术的真实性。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叫作“高密东北乡”的原乡意识。正是这条似有若无的精神根系，使莫言的小说有力地腾空，完成对叙事客体的自由穿越。尽管莫言众多小说文本的叙述者身份不一，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够快乐地、淋漓尽致地抵达生命的本真状态。同时，“复调”叙事所产生的文本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了错杂的话语空间，使得莫言的小说负载着洪涛般的生命气息。

简而言之，莫言善于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其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无论从力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具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尤其是他的历史叙事，对小说如何处理中国人的复杂经验和潜意识，如何描绘外部环境对人物内心的折射，画梁雕栋，构建了全新的图景。

就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我个人认为，《红高粱家族》应该是其巅峰之作。尽管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

疲劳》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不同向度上拓展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视阈。

时隔二十多年，重读《红高粱家族》，我承认这是一部天助之作，一个作家的幸运正在于上天给了他这样的机会，用他的笔写出在当时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作品。《红高粱家族》讲了什么呢？其实就是讲了酒神精神，讲了这个永恒的人类精神形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让永恒获得了现实的安放。它的文学意义在于进入了无比自由的空间。

乡土气息与自然之美

因为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韵味，莫言曾经被文学理论界归类到“寻根”作家的行列。“‘寻根文学’造就了许多作家。莫言也是其中之一。当许多作家走向传说和记忆的时候，莫言却带着他全部的乡土经验，走进了中国的当代文学。”（蔡翔：《〈民间音乐〉前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那么，莫言所寻的“根”是什么？是什么萦绕于他的心中、根植于他的记忆深处？是诗性。以我看，莫言式的乡土叙事起步于狂欢终结于诗性，旨在对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探测与重建。在这一点上，乡土既是他的入口也是他的终点。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小说人物的成长过程和性格趋向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的“乐感”特征。

在莫言的笔下，没有人被困难逼倒，他为人物所创设的生命历程，以及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无一不充满乐观的情绪，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在快乐中实现。而他们获得这种“乐感”的动力，来自于

人性之中最慈、最柔和最真的那一面。

《透明的红萝卜》故事发生在一个文化失语的年代里，主人公黑孩有个悲惨的身世，“他没有亲娘跟着后娘过日子，亲爹鬼迷心窍下了关东，一去三年没个影”，就连队长都说他“你这个小可怜虫儿”，但作者从来没有将他写成愁眉苦脸畏缩在街头的流浪者，而是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对生活敏感、头脑机灵、不畏艰苦、略有神经质的少年形象。他年纪小，任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却又不肯任人欺侮。他懂得人间的是非，也看得清人间的苦难，无力改变它们，就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反抗。作者极少主观地用软弱、可怜一类的词加到黑孩身上，但读者却被黑孩的生活揪得心痛，“黑孩在铁匠炉上拉风箱拉到第五天，赤裸的身体变得像优质煤块一样乌黑发亮；他全身上下，只剩下牙齿和眼白还是白的。这样一来，他的眼睛就更加动人，当他闭紧嘴角看着谁的时候，谁的心就像被热烙铁烙着一样难受”。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跟着妇女们砸石子，还是跟着老铁匠、小铁匠拉风箱，黑孩始终保持着一个孩童快乐的心性，从没有向生活的艰难屈服过。

《红高粱家族》里的余司令、“我”父亲、罗汉大爷、“我”奶奶，甚至那两头青骡子，面对残酷的杀戮，他们表现出的无畏甚至带有了潇洒的成分，豪爽、勇猛、蔑视任何敌人。小说里弥漫的“酒神精神”，既是中国乡村文化中活的民俗化符号，也是特殊环境下人的意志的颂歌。“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行为”（《红高粱家族》），在这里，“英雄”二字是可以替换为“快乐”的。

《白狗秋千架》里的主人公“暖”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暖”眼睛残疾之后嫁给了一个哑巴，一胎生了三个孩子全是哑巴，精神上备受煎熬，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她的生活可想而知。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压倒，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我”从城里回乡，

了解到了她的生活，问了她一句“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她“很泼”地对我说：“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这是中国乡村社会普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使生活充满希望的所在。

其二，乡土生活的游戏性进入故事结构，使小说情节充满愉悦成分，无论这种情节原本是哀伤的还是欢乐的。

用游戏性体现欢乐感并不出人意料，然而，将悲哀的故事寓于游戏之中，所得到的结果却不是荒唐、戏谑，而是充满乐观的、感性的激情喷发，其分寸极难把握。这一独特的抒情方式，可以说是莫言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透明的红萝卜》中写黑孩回家拿工具，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冲着他叫唤，他找了一根树枝，围着弟弟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扔掉树枝，匆匆向村后跑去”。农村的孩子们玩游戏，常常用一个圆圈代表着篱笆、围墙或者监狱、城堡，身居其中的一方是不能出圈的，这是规则。其实一个画在地上的圆圈能阻挡什么？莫言用这个细节表现黑孩的孩子气，以及在他后母虐待下的苦难生活。但这种生活并没有泯灭黑孩纯真的心灵，反倒给人以震撼。

《白狗秋千架》中交代“暖”受伤的过程时，莫言这样写：“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暖的受伤致残是一出悲剧，但在作者笔下，悲剧也被写出了美感。这种美感的结果突出的就是暖的乐观性。荡秋千是每个农村孩子都玩过的游戏，但快乐的事情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多少年后回想这场灾难，在那个游戏的末尾，莫言不说人而说狗，只一句“秋千把它荡晕了”了事，而那是关乎一个人一生的黑色事件。这样举重若轻的笔法，只让“暖”这个形象更加坚毅、更加朝向生活的前方。

《冰雪美人》中，莫言用近乎荒唐的手法写“叔叔”：“我听婶婶说，他每天早晨坐马桶时，都要把沏满开水的茶缸子放在面前的小凳子上，一边出恭，一边进水。这让我感到叔叔身上有大人物的做派。”叔叔是那种连字都写得“张牙舞爪，像猛兽一样，看着就让人害怕”的乡村医生，“蹲在马桶上用茶”游戏般的行为成为生活习惯，恰巧就是他“三分靠技术，七分靠胆量”的重现。令人忍俊不禁的情节成为乡土生活的典型描述。《冰雪美人》中的孟喜喜与同学们玩抛葡萄的游戏，校方认定其有伤风化将其开除，“而我们认为她自己退了学，退得非常潇洒，简直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将军”。毕竟被学校开除不是个好事，但生性自由的孟喜喜依旧像在玩一个游戏，镇定而乐观地接受这一切。

其三，民间话语的运用使作品充满了幽默、诙谐甚至闲适的从容感，读者不被压抑着阅读，只是田园牧歌般地进行在文字行列里，获得审美愉悦。

乡村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城市是农村发展进步的结果，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讲具有本源性和奠基性，生活中语言的发展也当如此。生活语言经过选择后进入文学作品中，有些被经过艺术加工，有些则是原封不动地照录生活的实况。正是这些生活化、典型化的乡土语言，使莫言的作品在表达的狂欢中酣畅淋漓，这些语言本身也成为文本表现乡土诗性的重要特征。《透明的红萝卜》中队长用带有革命传统色彩的语言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批判：“根据历史的经验，公社的差事都是糊弄洋鬼子的干活。”小石匠向刘副主任为黑孩说情：“行了，刘副主任、刘太阳。社会主义优越性嘛，人人都要有饭吃。黑孩家三代贫农，社会主义不管他管谁？”这是那个时代农村的典型话语，说理中透着诙谐。《白狗秋千架》中这样的语言也比比皆是，写“暖”下垂的乳房：“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的是金奶子，结

了婚的是银奶子，生了孩子的是狗奶子”；暖给“我”解释孩子多的原因：“‘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秃噜秃噜，像下狗一样’。”乡村女性的朴实与对生活的达观一下子跃然纸上。《民间音乐》中写花茉莉给顾客开玩笑：“怕你老婆罚你跪是不？男子汉大丈夫，连只小烧鸡都不敢吃，窝囊！那些票子放久了要发霉的！”寥寥数语，乡间间里插科打诨的快乐尽在其中。

上述特点来自于莫言坚实的乡村生活经验，以及有效的艺术转化。在他眼中，“痛与快乐”的内在关系是中国乡村生活的重要闸门，艰苦中的快乐被赋予了诗意，而艰辛劳作与坎坷命运的对撞，彼此矛盾的两极离奇地糅合在一起，喷发出的生命能量更加强大。在这个基础上，从环境的衬托到情节的拓展，再到人物命运和性格的锤炼，无不涌动着狂野的气息，并最终升华为乡土诗性。

隐与露的美学平衡

莫言小说既有如火一般的对生活原态的暴露，也有曲折婉转的隐匿话语，这之间的微妙关系建构了其小说美学的平衡。“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代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生活是沉重的，而唯有文学使其轻松。但显然，这种轻松更多地表现在暴露的一面，这是莫言所说的可以凭才华编造的部分。而沉重的本质却在隐匿之中，沉重的本质

就是生命中的悲悯部分，因为每一场生命的旅程都是无法复制的，文字所不能说透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极为丰富的信息和巨大的能量。在文学对生命的表达中，暴露什么、隐匿什么与叙述什么、表现什么同等重要，因为它能够让一个作家的创作才能、思想高度和心灵深度得到张弛有度的释放和体现。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把握叙述时暴露与隐匿的合理尺度，往往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在修炼的功课。

那么，莫言是怎么做的呢？从他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中就可以发现端倪。每个人在口头语言上都会有些偏好，作家在词句使用上也是。有些人爱用某些句式，也有些人会重用某些词语。莫言同样对某些词语情有独钟，最为显著的是“扎煞”一词的运用。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三次用到这个词。第一次是写黑孩回家去找锤子，他后母生的弟弟“看见他来了，便扬起那张扁乎乎的脸，扎煞着手”叫他抱；第二次是在插叙中写道，后娘逼黑孩去打水，失足跌倒后水桶滚到河里，黑孩追到那只水桶时：“他把两只胳膊扎煞开、一只手拖着桶，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划着水。”第三次是小铁匠被刘副主任批评后，跑到石桥的栏杆上要疯，“小铁匠双臂扎煞开，一上一下起伏着，像两只羽毛丰满的翅膀”。而在《檀香刑》中，也是三次使用了“扎煞”这个词，先是“俺”爹的本相黑豹子“扎煞着胡子对俺说：‘儿子，你现在知道了吧？你爹是大清朝的首席刽子手，受到过当今皇太后的嘉奖，咱家这门手艺，不能失传啊！’”随后“紫檀木太师椅子上坐着的还是那头黑豹子”，“几十根铁针一样的胡须，在它的宽阔的嘴边往外扎煞着”。最后是孙媚娘念叨：“让俺全身的羽毛都扎煞开，如孔雀开屏……那该是多大的幸福啊，那该是刻骨的恩情……”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用这个词：“曾外祖父盯着奶奶的睫毛，怒气冲冲地说：‘你不用扎煞着眼睫毛跟我装聋装哑，你除非死了，死了也是单家的鬼，戴家的坟茔里没有你的地盘！’”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也用这个词，“几只白色的